

7号检查站

■丰杰



精短小说

4月，风一直没停。猛士车轰鸣着碾过戈壁旷野，卷起的沙砾如急雨般击打着车窗。中尉胸中填满了失落和不甘，忍不住长叹一声。他来自浙江嘉兴，那是真正的江南水乡。军校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皖南的一支部队。后来，一纸命令，他们营整建制被抽调西北，然后打散分配到各个点位参与新型作战力量的组建。

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背囊和吉他从猛士车后备厢卸下的那一刻，他还是怔住了——矗立在眼前的，只有3间土黄色的砖房和两个生锈的集装箱。

一个列兵把他带进中间那一间砖房，指着6个白色大号收纳箱上摞着的一块三合板和一床草绿色制式褥子，说道：“排长，这是你的床铺。”中尉抑制住满心惊诧问：“那你们住哪儿？”

中尉所说的“你们”，就是刚刚在门口列队欢迎他的那一排士兵。一共7人：1名上士，1名中士，3名下士和2名列兵。他们本来看上去兴高采烈，但见到中尉脸上如祁连山积雪一般封冻的表情，眼神也迅速黯淡下去。大伙儿迅速解散，各忙各的，只有1个列兵帮他卸下行李，引他来到“宿舍”。

“我们打地铺。”列兵利落地回答，“房子刚接收，营具还没到位，这唯一的一块床板，是从撤走的工程队那里要来的。”中尉扫了一眼这间约15平方米的屋子：进门右手边被一个巨大的水箱占据，剩下的空间堆满了米面粮油。

卸下背囊，中尉继续由列兵领着看了一下环境：还有两间房，进门那间是值班室，最后一间是厨房兼餐厅。一个下士在削土豆胡萝卜，另一个在煮挂面。

吃，是中尉以及他的7号检查站面临的第一道难关，但不是唯一一道。当晚，7个兵在10米长的走廊上，打了一长溜地铺。中尉躺在“床”上辗转反侧，后半夜，他索性把自己的褥子撤下来，铺在了靠近门口的地板上。蒙古高原的寒气透过水泥地渗入他年轻的身体。他在后半夜同样辗转反侧，牙齿“咯咯”作响。但第二天一早，无论新兵老兵，看他的眼神都多了些真诚和坦荡。

中尉坐在收纳箱上，翻出那把陪伴

他10年的吉他，随手拨了几段旋律。上士在一旁，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为啥来这里？”中尉问他。

上士沉默片刻说：“想听虚话还是实话？”

“当然是实话。”

“是虚话，也是实话。”上士说，“我们干的是大事。全中国10多亿人，只有我们赶上了，这事能说一辈子。”

中尉的眼神像是被点亮一般，脸上有了点神采。

中尉起初并不明白，这片咸涩荒凉的盐碱地，为何叫“甜水海”。水是从300米深井里抽上来的，带着咸苦味。战士们想出的办法是泡茶：撬下一块普洱茶饼，连水一起煮开，就分不清是水苦还是茶苦了。

7号检查站管理的区域大概有100平方公里。如果说这地方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，恐怕只有夜色了。太阳还未落山，北极星就已挂上天幕。随后，璀璨的星河便倾泻而下，如亿万颗钻石，将夜空点亮。

这天夜晚，中尉抱着吉他在星空下，上士安静地坐在一旁，耐心听他把最后一个音符弹完，然后真诚地说：“弹得真好！”

中尉看了看他，认真地说：“送给你。”

上士笑着挠了挠头，他大概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把一件并不存在的东西送给自己。他不知道该接什么话，便换了个话题，跟中尉聊起驻区牧民的情况：最近的那一户还亮着灯的，是斯琴巴图家。老汉患有眼疾，家里的120只羊、8头牛全靠老太太打理，女儿女婿住在城里。不远处是车格乐家。他是党员，当过民兵，家里有320只羊、20头骆驼。巴彦德勒家草场最大也最好，他除了养牛养羊，还经营着一个食品加工厂……

进入6月，风依旧刮着，但不如先前那么硬了。营具终于配发到位，4个高低床搬进了宿舍，中尉的床铺在靠窗的下铺。日子平静地流淌。一天，中尉和上士外出巡线，路过斯琴巴图家附近，忽然听到屋内传来一阵接一阵的呻吟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快步冲进屋子。半边炕上，老太太正捂着肚子，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。

斯琴巴图老汉见到他们，一边比画腹部的位置一边恳求道：“快救救她，她肚子疼！”

“排长，快打卫生队电话，让他们过

来！”上士说。

阑尾炎手术不大，对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师卫生队来说，却也有一定的风险。队长说，若再晚半小时就可能穿孔并危及生命。所幸他们当机立断，在征求了老人女儿同意后及时手术，化解了风险。上士和中尉把斯琴巴图老汉一家安顿好，回到7号检查站已是凌晨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人被执勤的哨兵喊醒：“有人找你们！”

在检查站门口候着的是一对年轻夫妻。中尉刚跨出门，男人就冲上前握住他的手：“太谢谢你们了！”女人也攥住上士的手：“要不是你们，我阿妈就……”

他们是斯琴巴图的女儿女婿。两人从车上抬下半扇羊和一箱苹果，不由分说要去往检查站里搬，无论怎么劝都不肯搬回。最后，上士想了折中的办法：他们按市场价付了钱。检查站当天中午会餐，吃了水煮羊肉、烤羊排和羊肉手抓饭。

整个7月都是快乐时光。草深了，日子也渐渐拉长。云像是从草尖上长出来的一般，长久地盘踞在头顶，像羊群一样缓缓移动着，到了傍晚才散去。先是每周的给养供应有了保障，检查站终于能吃上新鲜蔬菜水果。然后是工程队过来，在原来的三间房南侧，加盖了一间玻璃阳光房。这样不管外面的风沙多大，他们都有地方活动了。

中尉决定把阳光房一分为三：一间做图书室，可以看书也可以打牌；一间做健身房，放2台跑步机和一组力量器械。还有一间做什么用呢？中尉没想好。

第三个好消息是，听说有一支文艺小分队要来慰问演出。几个小伙子把玻璃擦了又擦，地板拖了又拖。终于在8月的一天傍晚，一辆中巴车载着七八个文艺小分队队员来到检查站。他们表演了一个又一个节目，接受了大家跑很远采来的格桑花编织的花环和花束，还拉着战士们一起跳舞。一会儿把大家羞得满脸通红，一会儿把大家逗得咧嘴大笑，一会儿又唱得他们热泪盈眶。

节目间隙，主持人邀请检查站的战友出来表演一个节目。战士们嬉笑着推来推去，最后把中尉推了出来。主持人向坐在观众席的中尉伸出手，他推辞不过，轻握住她的指尖，被带进了“舞台”中央。

就着文艺小分队带来的那架电子琴，他弹唱了一首《孤勇者》。曲毕，主持人把战士们送给她的花环戴在了中尉的头上，又引来一阵欢呼。

节目间隙，主持人邀请检查站的战友出来表演一个节目。战士们嬉笑着推来推去，最后把中尉推了出来。主持人向坐在观众席的中尉伸出手，他推辞不过，轻握住她的指尖，被带进了“舞台”中央。

就着文艺小分队带来的那架电子琴，他弹唱了一首《孤勇者》。曲毕，主持人把战士们送给她的花环戴在了中尉的头上，又引来一阵欢呼。

“排长，快打卫生队电话，让他们过

来！”上士说。

演出结束，队员们排成一排，与检查站同样列队的每一个人握手。中尉是最后一个。那个主持串场的姑娘，张开胳膊，大大方方地抱了抱他。战士们起哄起来，队员们也“咯咯”笑了起来。

9月，天在早晚时分已经转凉了，草地由深绿渐渐转为枯黄，倒是检查站后面的一片沙棘从色调明快，一串串火红的沙棘果很是喜人。检查站前面新开出来的菜地，得到了牧民运来的牛羊粪养在上土的精心培育下，瓜果飘香。

文艺小分队来过之后，大家似乎打通了“任督二脉”，都对音乐产生了兴趣。中尉终于对空着的那间阳光房的用途下定了决心：组建一支电声乐队。7个兵里，有4个自告奋勇参加了乐队，只缺一个鼓手。中尉把上士拉过来，把手递给他。

除了执勤训练，检查站挤出空余时间用在电声乐队的排练上。中尉给乐队取了个名字，就叫“甜水海”。在经过大家旷日持久的争论之后，主打歌《甜水海》的词曲终于定了下来：

我头枕戈壁荒滩衣不解带
看窗外的明月寂静又洁白
边关的星星呀大得快要掉下来
掉在我肩膀上倒很配这身迷彩

任风沙吹破征衣遥望边塞
听长剑在呼啸穿越云天外
远方的姑娘啊可曾听过一片海
说这里浩瀚辽阔却没有人敢来

告诉你一个地方叫作甜水海
一首首的战歌从阵地上飘过来
人间到处都是咸涩的海
只因有人守卫才苦尽甘来

请记住它的名字叫作甜水海
甜蜜的给你苦寒交给我担待
如果能化作一座座山脉
我想日夜守护雪莲静静开

乐队从识谱开始，到分头排练，再到集中合练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小小的检查站被各种声音填满，在空旷寂寥的荒漠里显得热闹非凡。9月的一个午后，在吃完一顿美味的羊肉焖面后，乐队再次集中精力投入排练之中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合练《甜水海》。中尉握紧那把吉他，说道：“我先弹唱一遍，你们注意听——”

琴声与年轻的歌声，在这片名为“甜水海”的苦寒之地，缓缓漾开。

顺着他的对话头，我提到了2018年高原驻训期间发生的一件事。一天，老樊在翻看医疗登记表时，注意到六连战士阿卜杜繁基因肚子疼前来开药。这个重复的名字，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。

他当下便赶去二营巡诊。一进帐篷，老樊一眼就看见阿卜杜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，额头沁满冷汗。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立刻上前检查。他触诊其腹

人在军旅

军医老樊就要退休了。连队安排我给他拍一些照片，留作纪念。

其实我挺怕看见老樊的。这“怕”里，藏着一桩旧事。那年连队即将开赴高原执行重大任务，人人摩拳擦掌，热血沸腾。我却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发起低烧。

卫生连连长老樊为我检查后，眉头皱了起来。“咽部红肿，淋巴结也肿了。”他不容置疑地说，“上呼吸道感染，你不能上山。”

“就这点小问题，怎么不能去？”我急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老樊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上高原会得肺水肿！”

最终，我被留在了山下。听着车队出发的轰鸣声，我心里一阵委屈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每当我看见老樊那副严肃的面容，那段因病留守的遗憾，便会隐隐浮现。

可这会儿，我透过相机的取景框，却看到老樊露出了腼腆的微笑。他那双粗大的手掌不自觉地揉搓着迷彩服的衣角，眼中满是不舍。

“好了。”我按下快门，放下相机。老樊松了口气，顺势指了指办公室角落那个半旧的铁皮柜：“马上就要交还这间办公室了，这几天收拾东西，翻出来不少老照片。”

我凑过去，一张张翻看那些承载着岁月的老照片。其中一张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湛蓝的天空下是一片绵延的雪山，几个穿着老式军装的年轻官兵，正围坐在草甸上开怀大笑。

“这都是20多年前拍的。”老樊的目光落在桌上那摞旧照片上，声音低了下去，“那会儿刚上高原，都没经验，大伙生病多半是硬挺过来的。”老樊说着，露出内疚的神情。

我打断他的话：“咱们团上下高原这么多次，有您在，大伙心里踏实！您就是咱们的守护神。”

这是我的心里话。记得有一年高原演习，三营的一名战士在搭设帐篷时突然晕厥，战友们急得团团转。老樊及时赶来，一面命令车辆全速前往医院，一面跪在冰凉的车厢板上持续做心肺复苏，这才把人救了回来。

“守护神谈不上。”老樊笑着摇了摇头，“如果非要说我这些年里最骄傲的事，那就是咱们团在高原上都平平安安的。”

大厅里，年轻的军医们正在保养高原弥散制氧机，看见连长走来，他们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站起身来。

“氧气方舱支起来，真顶用！”老樊双手搭在制氧机上，轻轻抚摸着，“可惜我岁数大了，上不了山喽。”老樊冲大伙笑了笑，转身慢慢向楼梯走去。

夕阳斜斜地照进来，为他高大的身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，那身影仿佛又与20多年前照片里那个年轻的军官重合在一起。

军医老樊

■ 卢永好

部时，发现腹肌紧绷如板，按压时疼痛剧烈——这是典型的“板状腹”，是腹部脏器穿孔引发急性腹膜炎的特征性表现。

老樊当即判断为急性胃穿孔。在紧急后送的路上，他一边监测着阿卜杜的生命体征，一边快速向医院通报情况。事后，接诊的医生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再晚一步，大量的胃内容物泄漏到腹腔，会引发弥漫性腹膜炎和感染性休克。”

“对了，那个阿卜杜后来可了不得，参加国际比武拿了第一名，立了一等功！”说着，老樊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“他专门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那个欢喜呀……你看，我这辈子没立过什么大功，但我救了一个一等功臣！”

我向老樊郑重地道别后，他执意送我下楼。他走得很慢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扭头对我说：“以后上了山，你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
大厅里，年轻的军医们正在保养高

原弥散制氧机，看见连长走来，他们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站起身来。

“氧气方舱支起来，真顶用！”老樊双手搭在制氧机上，轻轻抚摸着，“可惜我岁数大了，上不了山喽。”老樊冲大伙笑了笑，转身慢慢向楼梯走去。

夕阳斜斜地照进来，为他高大的身

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，那身影仿佛又与20多年前照片里那个年轻的军官重合在一起。

风雨平型关

■王珊珊

红色足迹

雨后的乔沟静悄悄的。我踩着泥泞从北口往南走着，一侧是葱郁的青松，一侧是直挺的白杨。阳光透过晨雾倾泻而下，虫鸣鸟翔生机盎然，却依然遮盖不住这条峡谷古道萧瑟的气息。

这是一条长约5公里的狭窄谷地，两侧是二三十米的陡崖，是平型关沿路最险要的一段。1937年9月，日军在攻占大同后，继续向山西腹地推进，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，会攻太原。根据第二战区相关作战计划，八路军出动支援。八路军第115师经实地勘察，于平型关以东连绵的群山中，寻得一处绝佳伏击地点——乔沟。24日晚，八路军第115师3个团冒雨潜伏在乔沟的沟沿上。

25日清晨，日军第5师团21旅团的后续和辎重部队沿着公路蜿蜒而来，卡车引擎的轰鸣打破了山谷的寂静。这支号称“钢军”的部队刚攻陷大同，军靴上还沾着晋北的泥土，根本没把这条狭窄的山沟放在眼里，就那样旁若无人地开进了伏击区。

八路军官兵屏息等待着，车子再近些，敌人再装进沟里多一些……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，随着信号弹在空中划过，子弹、手榴弹齐发，直击沟底。继而在冲锋号声里，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入敌阵。

突如其来的伏击让日军陷入短暂的混乱。然而，他们迅速反应过来，一边集中队伍反击，一边侦察地形寻找破局的关键。他们瞄准了老爷庙高地，想抢占阵地架设机枪。战士们分段拦截，用血肉与敌人争夺通向制高点的每一

寸土地。排长牺牲了，班长立即顶上指挥；班长牺牲了，老兵带领大家继续冲锋。子弹没了，大刀拼；大刀砍卷了，拳脚拼；没有力气了，就将自己视为炸弹，用最后的力气抱紧敌人滚下山崖。

老爷庙即关帝庙，位于乔沟中段西侧的山岗之上，是整个峡谷的制高点。它几经翻修，至今香火旺盛，庙门两侧对联上书“义炳乾坤 万代瞻仰”；横批为“浩然正气”。山风拂过，庙前矗立的五星红旗轻轻拂动起来。

回望历史，大捷之下，有处细节易为人忽视——这场伏击战中，我军毙伤敌千余人，而自身伤亡600余人。这个代价不可谓不高。我无法想象，当年战斗胜利后，战士们站在这制高点上时，内心是怎样的百感交集。

眺望远处，乔沟的深壑已被茂密的松杨填满，层层叠叠的翠绿枝叶将当年的血与火都包裹在了浓密的荫蔽之下。对面山坡上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庄严肃穆，灰白色的馆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南侧的村庄一片静谧，缕缕炊烟从村落间升起，悠悠地飘向天空。而在更远的地方，几栋建设中的楼房正在拔地而起，塔吊的黄色长臂在蓝天白云间缓缓转动……

望着眼前这宁静而充满生机的景象，我突然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当年八路军官兵用生命守望的胜利。曾经的风雨都已过去，先辈精神的光辉如今依然照耀着这片英雄的土地。

天上的星星会说话

■